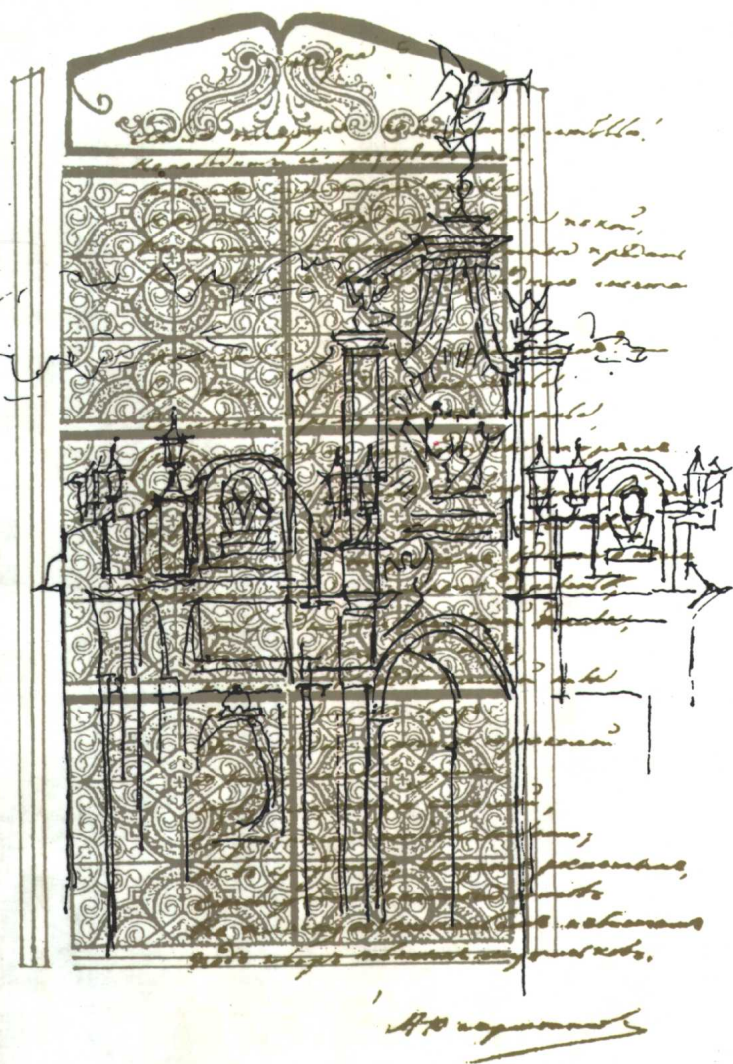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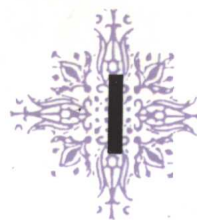
莱蒙托夫全集



世界文豪书系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世界文豪书系

顾蕴璞 主编

顾蕴璞 译



莱蒙托夫全集

第1卷

· 抒情诗 ·

河北教育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6 号

世界文豪书系
莱蒙托夫全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9.625 印张 1.908 千字 1996 年 9 月第 1 版
199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434-2571-8/I·250

定价:(全 5 卷)133.40 元(精装)



1837 年的莱蒙托夫(扎鲍洛茨基作)



谢列德尼科沃庄园



诗人的母亲玛利亚·米·哈依洛夫娜
莱蒙托娃(1795—1817)



诗人的父亲尤里·彼得罗维奇·莱蒙托夫(1787—1831)



莱蒙托夫出生地莫斯科红门的一幢楼(现已拆除)



带图的抒情诗《斯坦司》手稿



诗中出生地莫斯科红门旧址

全集总序

“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忍”

——莱蒙托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顾蕴璞

莱蒙托夫是俄罗斯和苏维埃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被经典作家誉为“民族诗人”（别林斯基语）的天才作家之一。除他而外，还有先于他被果戈里和别林斯基尊为“民族诗人”的普希金和后于他被高尔基誉为“民族诗人”的叶赛宁。莱蒙托夫一生充满忧患意识，素以忧国忧民著称于世。莱蒙托夫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与十二月党人歌颂自由反抗暴政的传统，以一首惊世骇俗的《诗人之死》哀悼了普希金这轮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陨落，宣告了接过反暴政传统大旗的另一位伟大诗人的诞生。莱蒙托夫是

个在诗歌、小说与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中都有独特建树的俄罗斯作家，他那别具一格的抒情诗人的气质使他的全部创作都饱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弹奏出有力的反叛的音调。莱蒙托夫生不逢时，毕生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黑暗王国里感到压抑，悲剧的处境在他心中萌生了叛逆的精神，在他笔下铸成了恶魔的形象。对于莱蒙托夫所处的时代来说，人生是苦海，但他不甘心让自己的天才束手待毙，对艺术美的执著追求便成为他渴求反叛现实、实现天赋的人生价值的惟一归宿。

民族之魂与自由之子

莱蒙托夫的作品洋溢着俄罗斯的民族精神和这个伟大民族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道德审美理想。也像普希金一样，在他身上充分反映出了俄罗斯的大自然，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的语言，俄罗斯的性格等风采与魅力。为俄罗斯哀伤，为俄罗斯沉思，为俄罗斯呼号，为俄罗斯画像，他真是无愧于俄罗斯民族诗人的美称，称得上是俄罗斯民族之魂。但是，对于像莱蒙托夫这样超越时空局限的诗人来说，总是吾爱民族但吾更爱自由的，只有在充当自由之子的前提下才肯扮演民族之魂的角色。从他的创作来看，他不把民族、国家的利益置于自由之上。例如他不但在《诗人之死》等多部作品中无情揭露沙皇当局的对内压迫，而且在抒情诗《致高加索》、《瓦列里克》，长诗《伊斯梅尔—贝》、《契尔克斯人》等作品中无私地鞭挞沙皇大俄罗斯主义对高加索少数民族的侵略。作为一个爱国者，莱蒙托夫在《波罗金诺》、《两个巨人》、《波罗金诺战场》等诗中歌颂了俄国击败法国侵略的历史性胜

利，但作为一个反封建的革命者，诗人在《拿破仑》(1829)、《拿破仑》(1830)、《拿破仑的墓志铭》、《圣赫勒拿岛》、《飞船》、《最后的新居》等诗中又赞扬了拿破仑在向封建势力争夺自由中的历史功绩。在这里，不同的评价出自同一个标准：自由。前一组诗中的拿破仑是自由的破坏者，后一组诗中的他则是自由的捍卫者。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对莱蒙托夫把自由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历史观有过精辟的分析。他写道：“来尔孟多夫亦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野，及村人之生活；且推其爱而及高加索土人。此土人者，以自由故，力敌俄国者也……”（莱蒙托夫也很爱国，但与普希金根本不同。因为他不以武力如何，来描写祖国的强大。他所爱恋的乃是乡村大野，以及乡村中人们的生活；并且推而广之，他也热爱高加索土著人民。那些土著人民就是为了争取自由，竭力反抗俄国统治的。）^① 鲁迅的论断还可以从莱蒙托夫自己的诗行得到印证：

怎么样的草原、大海、高山
抗拒得了斯拉夫人的武器？
又有何处的仇视和反叛
不会受俄国沙皇的压制？

（《伊斯梅尔—贝》）

① 《鲁迅〈摩罗诗力说〉》（赵瑞蕻注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4）第123、229页。

莱蒙托夫不但对外族有他独特的取舍标准：对压迫者鄙夷，对被压迫者同情，甚至对同胞、对国民也有类似的价值取向：对觉醒者歌颂，对麻木者讥刺。例如在《沉思》一诗中，诗人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情，以惊人的洞察力剖析了同时代人可恼又可悲的心态，显示他的自由意识高出于民族意识之上。诗人的忧患得到了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的充分肯定。别林斯基论述《沉思》时说：“这些诗句是用鲜血写成的，它们发自被凌辱的灵魂的深处！这是一个认为缺乏内心生活比最可怕的肉体死亡还要难受千百倍的人的哀号、呻吟！”^①这首被别林斯基誉为莱蒙托夫“纲领性的诗”的《沉思》，正是诗人用自由的标准来审视19世纪俄国民族素质的蜕变，而不是用民族的标准来掩盖国民素质的下降。

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
 我们的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
 对人生求索而又不解有如重担，
 定将压得人在碌碌无为中衰老。
 我们刚跨出摇篮就足足地占有
 祖先的过错和他们迟开的心窍，
 人生令人厌烦，好像他人的喜筵，
 如在一条平坦的茫茫旅途上奔跑。
 真可耻，我们对善恶都无动于衷，
 不抗争，初登人生舞台就败下降来，
 我们临危怯懦，实在令人羞愧，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满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第510页。

在权势面前却是一群可鄙的奴才。

.....

在这里，忧民中暗寓着忧国，但国虽堪忧，民更堪虑，萎靡不振的民心如何能改变陷于水深火热中的俄罗斯的国运呢？这正是使诗人陷入沉思的创作冲动。诗人凭审美的直觉已顿悟到必须从改变国民性做起，用诗的思维向人们启示这样一个真理：要推倒暴君，必须先清除奴才，自由不会从天降落，必须靠勇敢的斗争去夺取。这一层意思从另一首名诗《波罗金诺》中一个老兵的话也得到了印证。诗人用真正的俄罗斯性格挞伐当代人对英勇的民族精神的背弃：

是啊，我们那时的人
个个都坚强勇敢：是好汉，
不是你们这样的脓包！

自古以来，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伟大诗人可以有各不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彼此迥异的风格，但定然同是民族的英魂和自由之骄子，定然同是呼唤自由的号角，同是忧国忧民的先知，同是时势造成的英雄，同是忧愤酿造的天才。莱蒙托夫诞生一百八十年以来的历史又一次说明了上述朴素的道理的真实性与价值，又一次证实了一个伟大诗人必须既是民族之魂又是自由之子的永恒真理。

《诗人之死》与诗人之生

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父普希金惨遭法国流亡者丹特士枪杀的噩耗震惊了整个俄罗斯，也惊醒了立志走普希金道路的青年诗人莱蒙托夫和以他为代表的整整一代新人。莱蒙托夫得悉普希金遇害的消息后，在悲愤交加的心情下即兴写就的《诗人之死》，好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进那个杀害普希金的凶手及其“蜂拥在沙皇宝座两侧”的幕后指使者们的内心，危及了尼古拉一世政权和整个专制农奴制大厦的根基。普希金之死是俄罗斯民族的劫难，是最令人悲痛的，但值得庆幸的是：痛悼俄罗斯熄灭了一盏“天才的明灯”的这位年轻诗人是又一盏光芒四射的俄罗斯天才的明灯。《诗人之死》标志着代诗人悲剧性的辞世，也标志着另一代后继者喜剧性的登场，他以更强的反抗暴政的时代最强音对沙皇进行历史的审判：

你们即使倾尽全身的污血，
也洗不净诗人正义的血痕！

莱蒙托夫因《诗人之死》而一举成名，被推上俄国历史的大舞台，殊不知此前他为继承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的光荣事业在诗苑已默默耕耘了十个春秋，《诗人之死》的问世，既是历史潮流的产物，也是作者思想上瓜熟蒂落和艺术上水到渠成的结果。像任何一次成功一样，才能、志向与机遇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早在七年以前，诗人就在《预言》一诗中展

望过“俄国的不祥之年必将到来，/那时沙皇的王冠定会落地；/百姓将忘掉先前对他的爱戴，/许多人将用死亡和鲜血充饥……”的图景，而在六年以前，诗人就在《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一诗中流露过“没有奋争，人生便寂寞难忍……我必须行动，真是满心希望/能使每个日子都不朽长存……”的志向。在五年之前，诗人更在《帆》中传达过在歌舞升平的现实中笑迎狂风骤雨的反常心态：

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流，
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
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
仿佛风暴里有宁静蕴藏！

1837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在得到沙皇当局庇护的法国保皇党徒丹特士的挑逗下的决斗中不幸陨落，在年轻的莱蒙托夫心中激起了十二级风暴，他那一扫俄国万马齐喑局面的《诗人之死》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人民中间不胫而走，像平地一声春雷，划过貌似宁静的俄国天空，使沙皇尼古拉王朝顿感前景风雨飘摇，除严禁该诗的流传外，立即逮捕诗的作者并将他流放，但莱蒙托夫从此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呼唤风暴的行动，短短四年间写出许多不朽的诗篇和散文，直到他遭到与普希金同样的厄运，在与马尔蒂诺夫的决斗中被杀身亡。

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的莱蒙托夫与作为他的先驱者的普希金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点，也存在着若干相异之处，把两位诗人做一比较，历来成为文学研究的目标之一。两人同是俄罗斯近代文学（或称俄罗斯民族文学）的奠基人